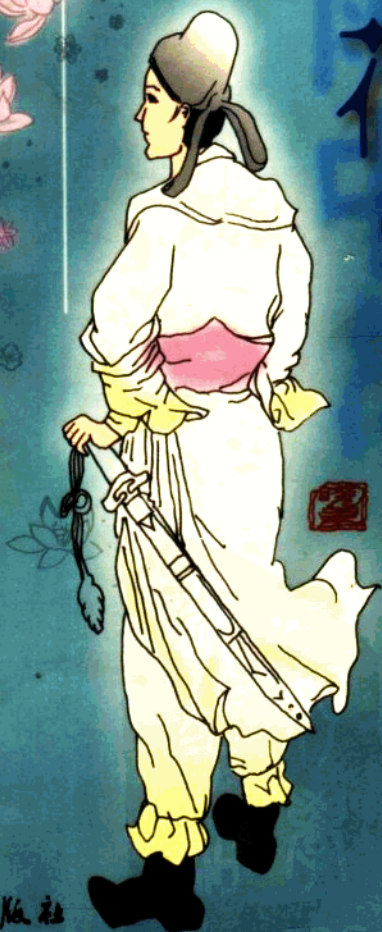


新情侠小说

雨中花

下

早早著



农村读物出版社



柔 福



月 牙 儿



李綱

李若水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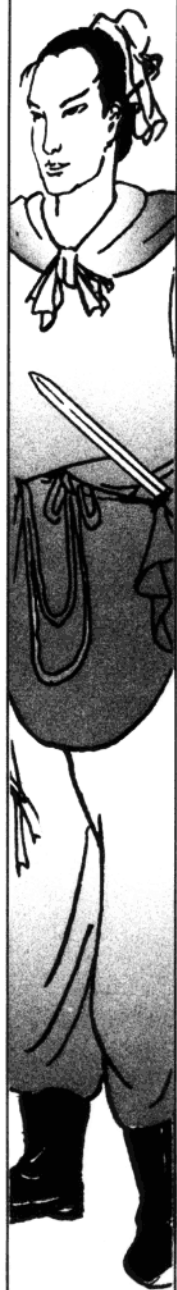
【下部】 雨中花

一、玉人何处教吹箫	3
二、鸡公山的雪	10
三、春望	63
四、北狩	106
五、易嫁	136
六、生别离	170
七、押不芦花	216
八、风花雪月	241

下部

书生论剑

郁孤台下清江水，
中间多少行人泪。
西北望长安，
可怜无数山。
青山遮不住，
毕竟东流去。
江晚正愁余，
山深闻鹧鸪。



【一、玉人何处教吹箫】

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

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

杜牧《寄扬州韩绰判官》

蔡达也一路往江南而去，但见春光旖旎，虽然也有听闻父亲蔡京的被贬，但他觉得这对父亲来讲未尝不是一件好事，远离官场无异于远离是非，他忽然想起了纤纤，不觉笑起来，老父天天喝着纤纤温的酒，倒也惬意得很。心头倒是放下一桩心事。达也偶尔也会想到京城里的一些故交，但是在春风的陶醉下，他觉得那些都离他已经很遥远了。至于柳云歌，达也努力地不再去想她，达也最记得真切的，大约还是段承轩，因为他们之间有个约会，半年后，他们将在鸡公山巅一战。为什么要提出来这一战，除了确实曾经有过口头的承诺外，达也隐隐感到其中似乎还做些什么古怪的因素，但那是在他潜意识里，而他不愿意面对的东西。

达也到扬州的时候，正是它最好的季节，到处繁花似锦。虽然也还是在江北，但这里和北方已很不相同了，北方开遍了桃李，而这儿，却是迎春、杜鹃姹紫嫣红。达也东看看，西瞅瞅，突然觉得，一个人在陌生的城市好自在，什么都与他无关，他可以自得其乐地享受着自己的空间。



在如织的游人间，达也无意中看到一个女孩子，一个年轻美丽得叫人怦然心动的女孩。让达也感到诧异的是，这样一个女孩却是孤身行走，身上背着一个很小巧的包袱，腰间插着一杆洞箫。达也一眼看出，那柄箫绝非凡品。女孩穿着倒也一般，但是同样一件衣衫穿到别人身上却绝对没有这样清新淡雅又别有风味的味道，那只能说明一点，就是这个女孩是与众不同的。

女孩子显然留心过她的衣着，打扮得和普通人无异，但是她的包袱布却比她衣服的质料不知要好到哪里去了，虽然颜色很淡，上面也有些灰乎乎的，可是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只有贵族大家才用得起的，何况她竟用来打包袱，这个女孩的出身定然很可疑。

女孩在人群中穿来穿去，流连光景，一般人也只是觉得她很灵巧。达也猛然发现，她的步法中竟然蕴含着穿花绕树的上乘轻功身法，不禁好奇心大起，这样一个女孩，究竟什么来路？

女孩子一个人玩得很高兴，直到晌午时分，才找了一家酒店，达也也就跟着信步走了进去。女孩坐在凭窗眺望的位置上，手中拿着茶杯，兴冲冲地看着窗外川流不息的人群。达也坐在她侧面的桌上，暗地里观察着她。没有一会儿，达也就发现了异样，有人已经盯上了这个女孩。女孩的包袱就那么随随便便地放在一旁的凳子上，而她却是只管望着窗外。达也心想，这女孩倒是胆大得可以，生得这样容貌出众，一个人闯荡江湖，也不说乔装改扮一下，要么这女孩是武功了得，艺高人胆大，要么是家世足可以震慑江湖。达也就想看着，这女孩到底怎么应付那批贼人。



那女孩突然招手叫小二，达也看到阳光下她的小手轻扬，竟是宛若凝脂。小二颠颠地跑过来，女孩便吩咐他算帐，一边拿过包袱，毛手毛脚地要解开，不意使劲一拉，却把里面的东西撒了一地，女孩急忙弯腰去拾，包袱里的东西就全都暴露无遗了。达也看着不禁笑起来，想着那些偷窥多时的人一定很失望，除了女孩子们的胭脂水粉，手帕零碎一类的，竟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

最叫人泄气的是，那女孩手忙脚乱收拾好包袱，东翻西找，又在身上摸索了半天，忽然愁眉苦脸地对小二说：“对不起，我的钱用没了，可不可以……”就在小二的脸色渐渐难看起来的时候，女孩便把热切的目光投向了达也，笑盈盈地走上前来问道：“这位大哥，可不可以……”达也一笑，点点头，对小二道：“这位姑娘的帐算在我这里好了。”心里却是有些诧异，不想这女孩倒是精灵古怪得很。

女孩很乖巧地坐下来，不措眼珠地盯着达也。达也笑道：“看我做什么？”女孩眨眨眼，“那你一直跟着我做什么？”达也心想，这女孩眼光倒是很敏锐。达也看到刚才那几个意图劫财的人已经走出酒店，这才含笑道：“我要是劫你，就只要这个。”达也伸手一指她腰间的碧玉簪，女孩下意识地正要去遮挡，达也右手轻轻一探，已是把它抓在了手上。

女孩吃了一惊，达也也吃了一惊，其实他不过是想试试这女孩武功的虚实，没想到她竟然全无抵抗。达也很惊奇，这女孩轻功很高妙，耳目判断也极为灵敏，只是似乎不会武功，这倒是少见。达也把玉簪还给她，女孩子稍加犹豫，伸出手拿了过来，稍停了停，拎起她的包袱站



起身，说了声谢谢，就一溜烟地跑出了酒店。达也看着她跑开，不觉笑了起来，好个奇怪的女孩。

入夜，达也来到二十四桥，这天晚上的月色非常好，和他离开京城那晚一样皎洁。达也坐在桥下，看着湖中的月影，又想起了那个冬夜云歌在冰上的起舞，想来是多么遥远的事情。而云歌呢，现在又在哪里，应该正在家中，依偎在母亲身边低语着她在京城经历吧？她会提起他吗，她会怎样说他呢？达也忽然有些小小的好奇。月影在碧波间荡漾，飘忽不定的光影迷离着达也的心，在一刹那间他有点恍惚，竟似不知身在何处，又要去向何方。

月影上突然出现了一个女子的身影，翩翩而来，婀娜的身形和水波一起在达也的眼前晃动起来。达也想，难道是云歌伫立在海边，望着海的深处，隔着千山万水，在同一轮明月的辉光下，把身影投射到了这里？那身影竟好像是在沉思着，她是在思念着谁吗？达也想到这里，心里有些酸酸的，云歌在月下会念着谁呢，是陈少阳，是段承轩，还是偶尔也会想到他？一时竟是怔住了。

耳边响起悠扬的箫声，呜呜的，似是直探到了内心的最细微处。这声音仿佛是从天边传来，和自然的节拍、心的跳动，竟是那样的合韵。达也凝视着水中的月华，荡漾不息的湖水，还有那女子优美的剪影，心忽然沉静起来。这像是一个梦，美得让人心沉醉得不愿醒来的梦，萦绕在身边的是那样一种美好的情愫，不论它是哀伤的，还是快乐的，都让人难以割舍，魂牵梦萦。达也出神地坐在湖边，只想就这样一直坐着。

达也抬起头来的时候，他看到桥上真的立着一个女孩，穿着一袭湖水色的衣衫，手持一柄绿玉箫，笑意盈盈

地看着他。清辉笼罩在她的身上，她的肌肤也是玉一般的晶莹，她那么清纯，那么动人，达也简直有点眩晕，这究竟是人间的女孩，还是月中的仙子？她只是在吹着玉箫，可是那神情间自然有一种高贵的气质。她缓缓而来，走下了明月夜的二十四桥，带着让人惊叹的纯洁来到了达也面前。

箫声已经停了，可是余音似乎还在回荡。女孩坐到达也身边，眼里亮闪闪的，“我想，这么好的月色，如果不来感受一下，实在是很可惜。”

达也叹道：“如果没有你的箫声，那么这月光就不免黯然失色了。”

女孩眨了眨眼，笑起来，“真的么？可是我看你早就被这月色陶醉了。”

达也若有所思，“不，我想只是被自己的思想迷惑了。”

“我叫月牙儿，你呢？”女孩笑着，那双漂亮的眼睛真的就弯成了月牙儿，十分乖巧可爱的样子。达也心想，我见犹怜大约说的就是这样的女孩吧？“蔡达也。”月牙儿点点头，“这名字很有趣，”她看着夜空，咯咯地笑起来，“如果我叫你达也哥哥，好像挺顺口的呢！”

“你孤身在外，家里人不担心你吗？”

月牙儿摇摇头，“我是偷跑出来的，谁叫哥哥出门的时候不带着我，那我就自己出来玩，可以更加随心所欲，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他们会担心吗……”月牙儿想了想，疑惑地看着达也，“他们会么？母亲从小就教我轻功，说是在江湖上只要比别人跑得快就行了，这么说来，他们不是早就预备着我自己去闯荡江湖了吗？何况我又不会武功，



不会寻衅滋事，他们有什么好担心的呢？”

达也笑道：“可是你比别人年轻，比别人美丽，也显得比别人有钱。”

月牙儿惊奇地看着他，“你看出我比别人有钱了吗？”达也点点头。

月牙儿沉思道：“可是我这一路也并没有出什么事啊！”

达也看看她，“因为你确实很聪明。”

月牙儿一下子笑起来，“聪明也看得出来么？对了，你能不能告诉我这一带还有什么地方好玩的，扬州我也玩得差不多了。”

达也随口便道：“那你跟着我走吧，我要沿江而上，一路且走且玩。”

月牙儿欢喜地点了点头，“好哇，那我们就可以结伴同行了。”

达也有些惊讶地看着她，“你不怕我是坏人，就敢跟着我走？”

月牙儿不解地看着他，“你是坏人么？我就觉得你很可靠啊。看到你的第一眼，我就知道了。看到你坐在湖边沉思的时候，我就更确定了。”

达也的眼中闪烁着什么，他忽然有些感动，一个素不相识的女孩竟然这么信任着他，心头不禁一热，“好啊，我们一起走。”



【 二、鸡公山的雪 】

达也和月牙儿一路沿江而上，两个人在一起就像是没有过去的人，谁也不问对方的身世经历，尽管都知道对方其实是有来历的。两人只是很开心地一路玩着，说着眼前的事，眼前的景。在月牙儿的面前，达也觉得非常轻松，从前那些偏执的念头尽是渐渐淡薄了，如果一个人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只有眼前，那么总是会自在很多。

月牙儿年纪虽小，却是善解人意，博古通今。两人一路指点江山，又把古人的诗句即景拿出来背两句，倒是很好的游伴。眼看着这一路行来，已是从春花浪漫到了层林尽染，霜叶绯红。达也念着与承轩的约会，就有些犹豫起来，他不想把月牙儿扯进这场是非中来，可是一想到就此分手，多多少少有些恋恋不舍的意思。

这一路上，他们游历了黄山，远远地观望了江湖上名声甚大的押不芦山庄；他们曾经站在橘子洲头感受着湘江的奔流，在岳阳楼上眺望着洞庭湖的浩瀚，当他们来到武昌的时候，离达也和承轩的约定之期就只剩下半个月了。站在黄鹤楼上，达也在想，究竟是和月牙儿实说，还是晚上偷偷溜走，想着倒是颇有些踌躇。月牙儿本来正欢喜地看着江上往来的渔帆，偶尔一回头，看到达也正在那里沉思，不觉笑道：“达也哥哥，你在想什么呢？”

达也抬起头，微笑着看看她，“我在想，你会准备什么

时候回家，你出来应该也有一年了吧？”月牙儿眯着眼看他，渐渐绽出笑容，“我知道了，你想回家了，是不是？没有关系，我跟你一起去，反正我是大闲人一个，在家里也是无所事事。”达也低头想了想，没有再说什么。月牙儿疑惑地拉拉他的衣袖，“你有什么话就说啊，是不是你觉得我很拖累你？”

达也正色道：“不，正相反，我觉得你是最好的游伴，和你在一起，我很开心，也很轻松，很希望能够继续这样逍遥下去。”月牙儿展颜一笑，“好哇，我们就走遍名山大川。不过，现在最重要的是肚子问题，我很饿了呢！”

入夜，达也坐在房间里，东西已经收拾好了，他想了半天，还是决定就这样不辞而别，也许在他心里，认为比剑这桩事情更需要的是一个孤独的意境。这一路上，达也偶尔练一练剑，月牙儿自己不会，但显然出身世家，对于剑术的门道倒是颇为精通，偶发议论，达也听在耳中，融入剑术，倒也有不少裨益。达也拿着的是云歌的剑，在月光下的时候，达也时时也会想起云歌，她现在过得一定很平静，或许已是忘了他吧？

达也留下一封信悄然而去。他也觉得有些奇怪，像月牙儿这样一个女孩，竟然会愿意和他结伴而行。这半年过得非常平和，是一段美好的时光，值得他用心去珍藏。他忘了很多东西，她的单纯和可爱似乎把他的心也带得简单了；她的笑，她的温柔是能感染着人的，和她在一起，达也感到了从来没有过的安定，感情也许并不激荡，但是温淳。

达也不明白，她比云歌还小，云歌让他迷乱，可是为什么她竟会给人这么安定沉稳的感觉，像一个港湾，或者



说是一种怀抱，能够让你忘记很多不快，和她在一起，似乎不用思考，过着非常简单而充实的生活。当然那并不是因为她的浅薄，而是她善于转化，她有一种能力，把复杂的东西化为简单，忽略过细节的纠缠，把巨大的波澜变作不惊，这需要的是一种极大的包容和宽广的心胸，而且看不出她的一丝刻意。以她的年纪和阅历来看，达也只能把它理解为是一种天生的智慧。

达也走了，他想，她一定已经睡熟了，可以想像，她睡着的时候一定很纯很美。

达也赶到鸡公山下时，离约定的日子还有几天。达也一路上没敢耽搁，想着早点到山上。他的剑荒废很久了，最重要的是，他找不到那股锋芒毕露的剑气了，这也是他离开月牙儿的原因之一，和她在一起，人心只会变得软弱温和，不会再有渴战的欲望。他的锐气，他的杀机，他的好胜心，他的激情，正是他渴望着在孤独中寻找回来的。

达也走到半山的时候，忽然飘起大朵大朵的雪花来。达也有些诧异，虽然往年这时天也很冷了，可是还很少下过这么大的雪。达也转念一想，这倒也不错，一场大雪，鸡公山巅的报晓峰一定是冰雪覆盖，正好是把两人都逼上险路。达也心里一阵兴奋，他本来定在报晓峰一战，也就是求险之意，不料天公作美，更平添几分决斗的奇诡。

达也站在半山亭，向四周眺望，到处一片白茫茫，达也的豪气之中竟是不由自主地多了一些柔情。达也忽然想起，月牙儿是从没有见过雪的，要是她在这里，一定高兴极了。他望着自己的来路，不觉有些迷惘，他是渴望孤



独的，可是现在……他的眼睛突然直了起来，有个小小的人影正在奋力向山上跑着，雪花飞舞间看不清她的脸，可是她的身姿分明就是他正想着的人，达也愕然，她是个小女巫么，怎么他才一念想到她，她就梦幻般地在漫天雪野中走了过来，不，是跑了过来。

她停在达也面前的时候，还在喘着气，小脸也不知是冻得通红，还是兴奋得通红。她欢欣鼓舞地看着满天雪花，兴奋地笑道：“好美的雪，我从来没有见过，”她把怀中的两件大氅扔给达也，“我要好好地摸一摸它，感受一下它的冰冷，它的美丽。”她小心翼翼地接起一片雪花，“你看，它那么小，可是它的花瓣好精致，那么匀称，可是，呀，它化得太快了，我还没有来得及看清楚……”

她自说自话着，伸开双臂在飞雪中迎接着它们，情不自禁地，在漫天飞絮中旋转起来，咯咯地笑着，“这雪花真美，满世界都被它们银装素裹，变成晶莹。噢，我就这样，在它们的笼罩下，会不会变成一个小雪人呢？可是，为什么它们化得那么快，不肯在我的眉间手心多多停留一刻？为什么树枝上、石头上又已经覆盖了那么纯洁的颜色？难道是它们畏惧生命的热情么？谁又会指责它们的苍白呢，这雪白中有着多少内容啊，你知道它是哪一个江河湖海的水滴幻化而成，你知道它曾经经历过怎样的旅程吗？每一朵雪花一定都有它的来历、它的故事，可惜还没有来得及诉说，就融化了，淹没了。好可爱，它们是像柳絮，像撒盐，还是鹅毛，或者许多伤感的眼泪？苍山有雪，可那是冰川，那么固拙，哪里有雪花的飘逸和轻灵！”月牙儿看着雪花纷纷落下，竟似有些痴了。

达也看着她，就像欣赏着一幅画。

雨 中 花